

书林漫步

## 夜坐寂寞苦

◎陶晓跃

项斯的成名完全是因为时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国子祭酒杨敬之的提携。杨敬之的《赠项斯》“几度见诗诗总好,及观标格过于诗。平生不解藏人善,到处逢人说项斯”,曾广为流传。

就诗而言,不过尔尔,可诗中对后辈的奖掖,情真意切。杨敬之“不藏人善”,且“到处逢人”揄扬,自为之而自道之,所体现的古道热肠,让人由衷敬佩。难怪“说项”这一典故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《唐诗纪事》记载,因了杨敬之的“说项”,项斯“未几,诗达长安,明年擢上第”。“诗达长安”何等荣耀,可既往更多的时日,项斯只能自己舔舐伤口。项斯有一首《落第后寄江南亲友》:“古巷槐阴合,愁多昼掩扉。独存过江马,强拂看花衣。送客心先醉,寻僧夜不归。龙钟易惆怅,莫遣寄书稀。”

诗人的落魄苦闷、伤怀惆怅以及强颜作态袒露无遗,诗中流泻的凄婉之情让人心碎。

项斯闻名之前,多隐居山中。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说他那时在山峰下修筑草屋,与超脱尘世的僧人来往,随心所欲、不拘形迹,头上戴着苔藓做成的花环,身上披着鹤羽制成的外衣,倚靠在松树荫下,枕着白净的石头,喝着清澈的泉水,一边吟诗一边推敲。

《山行》是项斯居山中时的名篇:“青枰林深亦有人,一渠流水数家分。山当日午回峰影,草带泥痕过鹿群。蒸茗气从茅舍出,缲丝声隔竹篱闻。行逢卖药归来客,不惜相随入岛云。”

枰林蔚然,闪烁人影;溪水清澈,分流人家;日午时分,峰映水中;野草泥痕,群鹿竞奔;茅舍炊烟,蒸茗香散;缲丝声声,竹篱相闻。诗移步换景,多层面展示了山中清幽的物象,让人心旷神怡。难怪诗人走着走着与卖药归来的老者邂逅,便随着他一起迈入烟霭茫茫的深山岛云。诗人谢绝仕途、心甘情愿归隐山林之心思,也就大白于天下。

项斯还有一首《题令狐处士溪居》:“白发已过半,无心离此溪。病尝山药遍,贫趁草堂低。为月窗从破,因诗壁重泥。近来常夜坐,寂寞与僧齐。”

诗写令狐处士溪居的生活情形:衰老、多病、贫穷、寂寞。应该说这才是绝大多数隐居者最为真实的生活状态。诗中虽有“月”,可“为月窗从破”;也有“诗”,可“因诗壁重泥”。那些诗意化的、理想化的隐居生活,只不过是诗人们试图摆脱现实的一厢情愿罢了。

项斯进士及第时,已年过五十,就在他被授为丹徒县尉的职务不久便驾鹤而去。

《唐才子传》里说项斯“晚污一名,殊屈清致”,说他晚年为了世俗的功名玷污了一生隐士逸者的风范,很是委屈了自己清高的志趣。

不知项斯地下有知,该作何种解释。

书边杂写

## 周作人打赤膊(二)

◎归学农

1949年1月26日,周作人自南京老虎桥监狱被保释,衣食无着,出处未定,并不重返北平,而是到了上海,“食宿于尤炳圻君家的,住在一楼上,夏天赤膊而坐,有人来访披上一件白布短衫,挥芭蕉扇以驱热”。此时的周作人有粗细两柄芭蕉扇,粗者购于6月8日,因前两日“天气忽热,有80°F(26.7℃)以上”;细者购于7月12日,此后气温逐日提高,到了7月21日,已然高达90°F(32.2℃)。据来访者之一的金性尧所见,“我进去时,他正赤膊赤脚躺在床上”,热度可想而知,“随即穿上白布短衫”,至于“赤膊的原因当是由于发胖怕热”。在三年前,黄裳来到“老虎桥边‘看’知堂”,形容“他穿了府绸短衫裤,浅蓝袜子,青布鞋,光头,瘦削”。出狱不久便发起胖来了,难怪乎陶亢德说道,“尤君家是大家庭,供养这位先生是否阖第欢迎,颇成疑问。但看他的样子,即像怡然自得”。心宽体胖,自然之理;畏热赤背,也就不可免了。

周作人在上海福德里的尤家“白吃白住,有198天,直至8月15日这才回到北京”,当时“对于政治前景毫不摸底,生怕冒冒失失回八道湾,会给仍住在那里的家属添麻烦”,又在北平太仆寺街的尤家寄居两月乃归。叶淑穗前往八道湾,“来开门的是一位戴着眼镜、中等身材、长圆脸,留着一字胡,身穿背心的老人,我们推断这位可能就是周作人,可是开门的人,听说我们是找周作人的,紧接着就说,他在后边住。由于和周作人是初次见面,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就往后走,再敲门,他们回答说,周作人就住在这排房子的第一间。我们只得转回去再敲门。来开门的还是这位老人,不同的是穿上了整齐的上衣”。叶淑穗因而认为“此人颇讲礼仪”,实则何尝不是周作人自认为不合于美术而“难看”了呢?假如周作人也“肢体匀称,筋肉发达”,或许就另当别论了。

## 《一千零一夜》

插图选(13)

托马斯·麦肯齐 绘

骑马是追不上魔法的速度的。



新书快递

### 彼美淑令: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

罗新 主编  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所收11篇文章都是利用新出墓志,加上其他类型的石刻史料和传统文献史料,尽力描摹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,讲述一个个具体的女性故事,不同社会阶层、不同人生际遇的女性故事合起来,力图展现一个不同以往的北朝历史画卷。

### 赞美闲散

[英]伯特兰·罗素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本书展现了罗素对个人和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及其广博的学识。罗素强烈反对现代社会人们的超负荷工作,他认为,人类要过上幸福生活并实现全部潜能,不是通过更努力或更聪明的工作来实现的,而是通过利用闲暇的非凡力量。

### 行者拉班·扫马的收集与爱情

广奈著  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作者模仿卡尔维诺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(此书是马可·波罗向忽必烈讲述游历的55个城市),以元朝人拉班·扫马的名义,在诸多看不见的城市中进行游历,寻找文学形态,与文学史上的作家、作品进行对话,表达了自己对文学、爱情与人生的理解。

### 可能的世界

杨潇著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2010—2019年这十年,是中国人与中国护照真正拥抱世界的十年。作者带领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又一个现场,从时事、人文、历史、地理等多个维度,探讨我们如何学会与过去相处、如何面对历史的内爆与偶然,如何探索与思考一个可能的世界。

## 巴金在讲话中引用古典

◎乔治

《陶庵回想录》里记巴金曾给作者两句忠告:“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”,“过则不(勿)惮改”。这虽是两句常见的古语,但从巴金口中说出却不同寻常。近日偶翻旧书,见到一篇黄秋耘访谈录《文学路上六十年》。其中谈及巴金,也举了他引用古典的例子。

据黄秋耘回忆,1984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参加国际笔会,巴金作了发言,说到要反对核战争,引用了“葵丘会盟”的典故。有一位日

本女记者听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,私下向他询问。黄秋耘解释说,春秋时期,齐桓公召集黄河边好几个相邻国家的诸侯聚会于葵丘,大家商定一个公约,以后不能用黄河水去淹邻国的国土。巴金用这个事例说明,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,如果能共同签订一个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条约,那也很好。

巴金在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,即《核时代的文学——

书评书话

我们为什么写作》。讲稿初刊于1984年5月16日《文汇报》,后作为附录,收入《随想录》之五《无题集》。文中并没有关于葵丘会盟的字句,不知何故?

至于黄秋耘的叙述,细节如此具体,他还由此留下“巴金读了不少古书,对一些古典的东西还是喜欢”的印象,不像是误记。或许是原稿中有,正式发表时删掉了。抑或是巴金在另一次非正式场合中说的,也未可知。